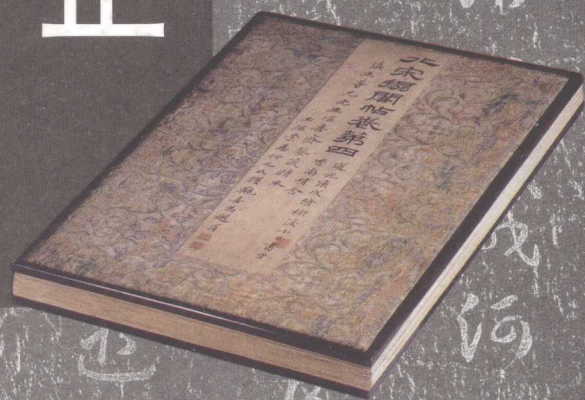


淳化閣帖辨正

曹大民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J292.112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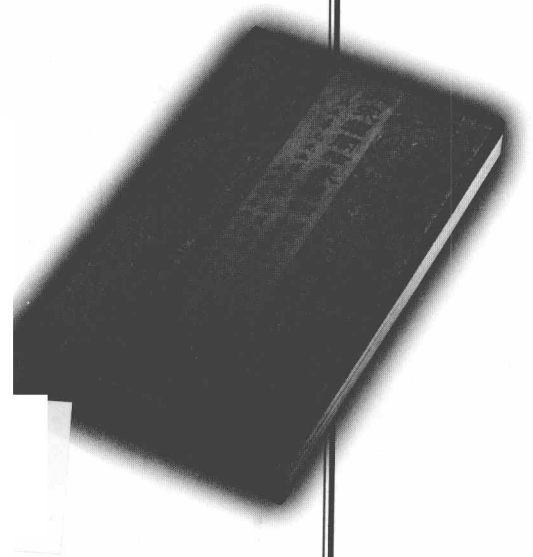
1

92.112.1
1

曹大民 著

淳化閣帖辨正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淳化閣帖辨正/曹大民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5325-5481-2

I. 淳… II. 曹… III. 漢字—法帖—研究 IV. J292.2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215768 號

✓ J292.112.1

淳化閣帖辨正

曹大民 著

出版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200021)

(一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二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三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l.cc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

八八九毫米乘一一九四毫米 十六分之一

八·二五

二〇一〇年八月第一版

二〇一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一一三三〇〇

ISBN 978-7-5325-5481-2/J·334

定價

書號

印數

版次

印張

開本

印刷

發行

肆拾元

七、子敬年十六，全以此人書，故遂成典之相。今當皆標題，且使京漢打情，于遂中三及末年之誠。

唐張懷瓘《書斷》云：「王羲之草書，行草相間，故行書七紙，少正楷則付闕也。」

《信化閣帖》中王羲之書他大多數為草書，行草相間，故行書七紙，少正楷則付闕也。唐張懷瓘《書斷》云：「王羲之草書直一百，正字乃散一行行書，三行行書散一行真也。……（鍾紹京）亦得右軍行書五紙，不能致真書二字。」唐初之經籍，求王羲之正楷，到了宋初編刻《淳化閣帖》時，沒有王羲之正楷入帖，而是很平常的。

但是，即使王羲之草書，行草書，在宋初數百年間，毀損也是作爲罕有的。唐太宗鑒於王羲之書法向大樞樞求，七真偽相雜，且請褚遂良爲之鑒別考定，別陳他迹。在貞觀十三年敕購求右軍書，并責價酬之，四方妙迹，靡不畢至。（張懷瓘《書斷》）此時官中所得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紙……真書五十紙……行書二百四十紙……草書二千紙。（同上）之後經過短，到一百二十年，到了唐肅宗至德元年間，官中所藏王羲之書正被剩下，真書不滿十紙，行書數十紙，草書數百紙，共有二百一十卷。（同上）唐初因王羲之書正被剩下，什麼原因造成王羲之書正被剩下

自序

一本歐陽詢《九成宮醴泉銘》拓本，是我曾祖父當年使用過的遺物，紙墨古舊，也算是舊拓本吧。少年時我曾反覆臨習過，那時從未對它產生絲毫的疑惑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我在工廠工作，同事梁溪楊寶如先生，在書法篆刻方面很有造詣，尤其對碑帖有研究，收藏也很豐富。我有心請教，但他因為有所謂歷史問題，在那個年代心有餘悸，不敢和我多談藝術。僅有一次，聽我說起家中的那本《九成宮》拓本，大感興趣，要我帶給他看。不料他一上手便告訴我，這是翻刻本，與原石拓本有不小的差距，這使我很為震驚。以後我看到出版的《九成宮》宋拓本，切實體會到不同本子碑帖的高下竟有如此懸殊，由此開始留心碑帖的各種拓本，分辨精粗好壞，漸漸鍛煉了自己的眼力。

《淳化閣帖》拓本，我接觸很少，所經眼的不過是一些普通本的出版物，如《肅府本》、《游相本》、《乾隆重刻淳化閣帖》之類。對於帖中大量雷同及誤劣之處，非常懷疑。偶與朋友同好談及，大家都有同感，但由於缺乏充分的材料和證據，要真正弄清問題所在，感到頗有難度。

近年來，一些很著名的《淳化閣帖》拓本影印出版。見到的東西多了，但我心中的疑惑非但没有減弱，反而更加強烈。有關文章和報導對《淳化閣帖》過分的渲染拔高，更促使我要去搞清楚它。這便是我動筆的緣由。

我認為學習書畫是一個由淺入深逐步提高的過程。西畫偏重於寫生；中國畫講究的是筆墨，可以從臨摹入手，但終究需要「外師造化」。學習書法則除了臨摹前代佳蹟之外没有其他途徑，因此書法範本的選擇顯得極為重要。

碑和帖是兩大類學習書法的範本。由於功用、形製、材料、刻法等方面的差異，藝術風貌顯然有區別。簡單地說，

碑刻氣魄較大，線質厚重者居多，又因人工捶拓和自然風化而形成金石氣。刻帖則以流利精緻為勝，多行草書，實用性更強。碑和帖兩者各有優長，本來不應該強分高下，但兩百年來碑帖之爭未曾停止。

所謂帖，除了指刻帖外，還應當包括竹木簡、帛書殘紙和歷代書家文人的墨蹟，內容相當宏富。碑和帖正好比鳥之雙翼、車之兩輪，離則傷，合則利。

宋初刻《淳化閣帖》，此後有大量翻刻本出現。研究《淳化閣帖》各種刻本以及相關考評，形成了一門所謂「帖學」。《淳化閣帖》已經被極度放大高估，儼然成了帖的代表。但是實際上，《淳化閣帖》僅僅是一部叢帖而已，決不能代表廣義上的帖。由於它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卻又影響巨大，在千餘年來的中國書壇起了不小的負面作用。

有識之士正是認識到帖學一派書法走向歧路，書風靡弱不振，因此提出尊碑抑帖之說。但他們忽視了廣義的帖所包含的極高美學價值，矯枉過正不免偏頗失當。

還《淳化閣帖》以本來面目，打破對它的盲目尊崇，是本書撰寫的初衷。而真正廣義的帖中蘊藏的豐富材料，值得我們取資借鏡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

匆促成文，難免有粗疏錯訛的地方，希望得到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。

曹大民 二〇一〇年二月

目錄

自序	一
引言	一
第一節 《淳化閣帖》的編刻及相關問題	三
第二節 《淳化閣帖》前五卷辨正	一
一 根據帖的內容、辭句和年代辨正	一二
二 根據書藝筆法的辨正	二二
三 現存書蹟與《淳化閣帖》比照辨正	四一
四 以王著題籤帖目與《淳化閣帖》楷書帖比較辨正	五四
五 以偽證偽的辨正	六一

第三節 《淳化閣帖》王羲之書法辨正…………… 六九

一 《淳化閣帖》中王字真蹟…………… 七六

二 《淳化閣帖》中近真王字…………… 八四

三 《淳化閣帖》中王字偽蹟…………… 八七

四 《淳化閣帖》中疑偽王字…………… 一〇〇

第四節 《淳化閣帖》王獻之書法辨正…………… 一〇三

一 王獻之書偽書及疑偽舉要…………… 一〇六

二 可信的王獻之書舉要…………… 一一六

結語…………… 一二〇

引言

《淳化閣帖》在我國書法史上是一部很重要的叢帖，它收羅了宋以前較大數量的書蹟，特別是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的書法占了總卷數的一半。在攝影、影印技術還沒有發明的時代，《淳化閣帖》提供了後人學習書法的樣本，影響很大。

《淳化閣帖》問世一千多年來，大量刻帖產生，並因此形成一門研究、考釋各種刻帖的學問——「帖學」。從宋代開始就有對《淳化閣帖》批評、考釋的著作，歷代文人的筆記題跋中也有一些涉及《淳化閣帖》的內容，近代猶有林宰平作《帖考》，對《淳化閣帖》有專門論述。《淳化閣帖》存在的諸多問題為衆多學者所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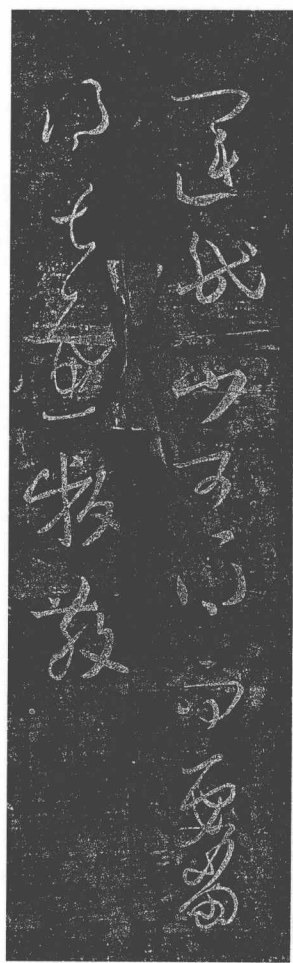
現代科學昌明，照相印刷技術已能把古代法書印製得毫髮不爽，《淳化閣帖》供人學習書法的作用漸行消退，而帖學亦歸於沉寂。二〇〇三年，上海博物館從美國收藏家安思遠手中購得《淳化閣帖》殘本四、六、七、八共四卷，宣傳力度甚大，一時《淳化閣帖》幾乎家喻戶曉，研究帖學、研究《淳化閣帖》又漸興起。

由於《淳化閣帖》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，對它正確評價顯得尤為必要。搞清《淳化閣帖》材料的來源，編纂摹刻的過程，經辦者王著其人其藝其鑒別力和操作的手段，特別是《淳化閣帖》究竟編刻得好不好，以及它在書史中作用如何，從書法藝術本身來評價，這倒是最最重要的。

《淳化閣帖》祖刻拓本究竟發現與否，換句話說，究竟哪一個本子是《淳化閣帖》祖本，迄今尚未論定。其實即使發現了《淳化閣帖》祖刻拓本，帖中存在的錯訛不會因此而消失，它的偽書、做書問題仍客觀存在，性質不可能得以根本改變。

我們從宋初歷史現實來分析《淳化閣帖》的產生，其摹刻材料的來源，主事者王著其人和他刊刻《淳化閣帖》的情況，特別是從帖的本體進行辨別真偽。這樣做有不小的困難，一方面《淳化閣帖》中很大一部分的書蹟幾乎都是孤本，無從比照；另一方面歷代法書損毀速度太快，即如書聖王羲之那樣的重量級人物，現在也沒有一件真蹟存世，僅有唐摹本數種而

圖一 上海博物館藏安思遠本《淳化閣帖》卷八《運民帖》



圖二 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《淳化閣帖》卷八《運民帖》



已，更遑論其他了。所幸宋代開始即有專門研究考釋《淳化閣帖》的著作可資啓發參考，各種墨蹟和碑帖的印行，使我們今人能掌握古人所沒有掌握的材料來進行橫向比較，有助於深入研究辨正《淳化閣帖》。

《淳化閣帖》影響太大了，至今大多數人仍對它頂禮膜拜，甚至認為可從中窺得王字真面目，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認識誤區。可以肯定，當我們真正了解了《淳化閣帖》以後，它在中國書法史上所起的作用也就十分清楚了。因此，花力氣對《淳化閣帖》梳理一番，進行本體研究，是十分必要之舉。

《淳化閣帖》拓本十分繁雜，好壞精粗有相當的距離。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刻工相對精良，卷帙相對完整，選擇它作為研究對象比較適宜。圖一例示上海博物館藏安思遠本有模失處，「運」字、「當」字筆勢大誤，懋勤殿本則正確無誤。（圖二）上博安氏本《淳化閣帖》其餘眾多模失與訛誤，不復例舉。因此，本書所引圖版、例字以懋勤殿本《淳化閣帖》為主。

第一節 《淳化閣帖》的編刻及相關問題

《淳化閣帖》編纂刊刻於宋初淳化三年（九九二年），宋太宗命翰林侍書王著主持其事。「淳化」為刊刻的時間，故稱。此帖由皇家刊刻，有的刻帖材料出自皇室秘閣，所以《淳化閣帖》也稱《淳化秘閣法帖》，簡稱《閣帖》。《淳化閣帖》分十卷，收宋代以前書法作者一百零三人，共四百二十餘帖。

《淳化閣帖》究竟是否中國書法叢帖之祖的問題，不少人持肯定的觀點，認為在《淳化閣帖》之前，不存在任何一種書法叢帖，理由是至今沒有發現可靠的比《淳化閣帖》更早的叢帖。

從叢帖的角度來看，《淳化閣帖》卷帙龐大，收羅較富，已相當成熟，若無前代叢帖的草創以供借鑒，頗覺突兀，不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。

我國古籍中記載了《淳化閣帖》之前（如南唐）即有叢帖。文字記載若能與實物相印證當然更為堅實完美，但中國歷史上大量珍貴文獻圖籍遭到損毀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即以《淳化閣帖》而言，至今也沒有發現一卷真正意義上的祖刻拓本。在見不到《淳化閣帖》祖刻的情況下，難道能說《淳化閣帖》不存在祖刻嗎？南唐國祚短促，所刻叢帖又沒有經過大量翻刻，數量和影響遠不及《淳化閣帖》，那麼南唐所刻叢帖的湮沒無聞，並不值得驚訝和懷疑。即使像《淳化閣帖》這樣的龐然大物，它的祖刻拓本還不是照樣難覓踪影了嗎？證有易而證無不易，以能否見到實物來判定某物的存在與否，並不是科學的態度。前人論及《淳化閣帖》之前的南唐叢帖有三：《保大帖》、《昇元帖》和《澄清堂帖》。

元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》卷六記載：

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：「嘗觀褚伯秀所記，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，名《昇元帖》，此則在《淳化》之前，當為法帖之祖。」……偶讀劉跂《暇日記》亦載此事云：「馬傳慶說，此帖（指《淳化閣帖》）本唐保大年摹上石，題云：

『保大七年，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。』國初下江南，得此石。淳化中，太宗令將書館所有，增作十卷，為版本，而

石本復以火斷缺，人家時收得一二卷。」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：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，奉聖旨模勒上石。」此侍書王著筆也。而陳簡齋亦云「太宗刻石」，則衍卿所謂祖石刻，豈即南唐時帖乎？抑太宗增刻者？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？保大為南唐元宗李璟年號，保大七年（九四九年）刻帖，故稱《保大帖》。此帖向無傳本，無從見其片拓隻字。孫承澤《帖考》並未列入，而程文榮《南村帖考》根據陶宗儀記載淳化年間宋太宗令臣下在《保大帖》的基礎上「將書館所有，增作十卷」而成《淳化閣帖》，尊《保大帖》為帖祖。

上引陶宗儀文中還提到《昇元帖》，宋周密《雲烟過眼錄》卷四有相同的記述。另外，明文震亨《長物志》卷五，邢侗《來禽館集》都提到李後主命徐鉉摹勒《昇元帖》。清代官方重刻《淳化閣帖》，編有《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》，也說：「集帖至宋始盛，如《雪溪》、《寶晉》、《澂堂》、《秘閣》諸名，傳者絕妙，獨《淳化》祖刻自南唐《昇元帖》而後，鑄集最為美富。」孫承澤在《閒者軒帖考》中記錄了親見宋代翻刻的《昇元帖》：「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，每卷後刻『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』，為《淳化閣帖》之祖。余止見宋人翻本，上有賈秋壑印。」明汪玉水《墨雨碎金》更言之鑿鑿：「唐《昇元帖》以匱紙摹搨，李廷珪墨拂之，為絕品。匱紙者，打金箔紙也。其次即用澄心堂紙蟬翅拂，為第二品。濃墨本為第三品也。《昇元帖》在《淳化》祖刻之上。隋《開皇帖》之下迄今皆不可復見也。」（引自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卷三）非但肯定了《昇元帖》的存在，并具體談到各種不同拓本的高下。

關於《昇元帖》翻刻本，林宰平《帖考》說：「《昇元帖》，今所見有故宮藏舊拓本，前有鍾繇、王羲之像，有董其昌收藏印識。又番禺潘氏海山仙館刻本，卷首有董其昌題『昇元帖南唐搨』。此兩種皆翻刻本。」

《昇元帖》的有無，最為人生疑者有兩點：其一，保大七年刻帖，不久為何李後主又重刻《昇元帖》？其二，昇元為李昇年號（九三七——九四三），在李璟保大年號（九四三——九五七）之前，後主李煜九六〇——九七五年在位，何以用昇元年號為帖名？甚至有人因此將兩帖混為一談。

林宰平《帖考》認為：第一，「或以保大所刻，事屬草創，王文炳係不見史傳之人，徐鉉則名高當世，其書法為後世所深重。……其命之重勒先朝所刻法帖，摹勒上石，此猶宋徽宗命龍大淵等更定王著所編《閣帖》，重勒上石，以此例彼，正復相類」。第二，「《昇元帖》後主刻而用烈祖紀元。南唐元宗保大十五年以後，改元不及半載，即去帝號，奉周正朔，

稱顯德五年。後主嗣位，用宋年號，其刻帖，用烈祖建國紀元，誠感慨係之矣！論者忽於此，以帖爲後主刻，乃用昇元年號爲疑。後主自無年號可用，哀之可耳，又胡疑耶！」

這樣的推論頗令人信服。

關於《澄清堂帖》，邢侗《來禽館集》載：「余家有《澄清堂帖》，是豎竹簾紙，墨色黯澹，古香拂鼻，鏤手於轉使處時露鋒穎，遂令逸少鬚麋宛然。」董其昌《容臺集》云：「《澄清堂帖》，宋人以爲賀監手摹，南唐李氏所刻。」董又說：「宋太宗因之以刻《淳化閣帖》，又經王著摹手，頗癡肥多肉，失賀監之意，雖聲價最高，不堪並視，有膚清、神清之辨矣。」（《重跋〈澄清堂帖〉》）孫退谷《庚子銷夏記》云：「澄清堂所刻，唐賀季真手摹，李後主得之，刻石澄清堂。」

宋人沒有關於《澄清堂帖》的記載，此帖至明清始大顯。對此帖的有無，肯定、否定雙方辯駁甚多。但見過此帖的人，對其品評極爲推美。孫退谷說「（此帖）清真生動，筆花靈舞，覺宋人諸刻皆在其下」，「書家草法，宜入規應矩，力能扼腕，處處停筆爲佳，此法惟王右軍獨據其勝，而《澄清帖》悉傳其神。」汪珂玉引《平陽墨花閣雜誌》說：「《澄清堂帖》神骨泠泠，結構道逸，高出《淳化》十倍。」何紹基《釣魚臺寓園日記》中記錄更爲詳盡：

道光壬寅（廿二年）九月初八，到羅六湖處，言有《澄清堂帖》三本，在一友人處，明日當代借來一觀。據云，若見此帖，天下帖無足觀矣。十四日，六湖借到《澄清堂帖》甲、丙、丁三冊，孫退谷舊藏者，其題跋有一帖至此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」云云。細觀之，鋒芒頓折，變化無端，多露八分體勢，此所以高出《淳化》、《潭》、《絳》也。南唐後主刻石，信爲帖祖矣。

這些評鑒充分肯定了《澄清堂帖》的藝術價值，同時也肯定了《澄清堂帖》作爲南唐叢帖的客觀存在。

早年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文博專家徐森玉非常關注《淳化閣帖》的早期刻拓，他在林宰平《帖考》的序言中說：「刻帖不始於宋，而叢帖之風盛於宋。」他並未說叢帖始於宋，祇是說盛於宋，措辭審慎而有餘地。《宋會要》〈崇儒〉載：「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十月，……昇州獻晉王羲之、王獻之、桓溫二十八家石版書蹟。」這是南唐帖石的歷史記錄。啓功《真宋本〈淳化閣帖〉的價值》語涉及此，儘管他極爲推崇《淳化閣帖》，但他從未斷定《淳化閣帖》爲叢帖之祖。可見輕率武斷爲兩位學者所不取。

總之，不能無視前人的記載，《淳化閣帖》之前，南唐已有叢帖刊刻是基本符合事實的。

宋王朝以武力奪取政權，宋太祖趙匡胤作為武人，黃袍加身後，為鞏固統治，實行重文輕武國策。宋代文化事業從五代戰亂後逐漸復蘇，經濟繁榮，學術風氣濃厚，文化事業進一步得到發展。書法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，也得到帝王的重視和提倡。馬宗霍《書林藻鑑》卷九載：「宋承五代之後，文物摧落，藝事曠闕，縹緲散佚，筆札無體。及太祖以『杯酒釋兵權』，示天下以文治。太宗席業，始留意翰墨。嘗語近臣曰：『朕君臨天下，亦有何事？於筆硯特中心好耳。』因遣使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帖，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，釐為十卷，是為《淳化閣帖》。」

宋太宗趙匡（光）義為北宋第二位皇帝，在宋代建國之初的文治武功中頗有些建樹。開寶九年（九七六）十月，宋太祖趙匡胤病臥皇宮，突然去世。當時僅有趙匡義在旁，而他隨即以晉王繼皇帝位。兄終弟及，對皇位繼承問題，時人盛傳「斧聲燭影」之說，疑其弑兄。此事撲朔迷離，真相難明，為歷史上一大謎案。

宋太宗在政治上加強統治的同時，不遺餘力地在文化思想領域欲作出一番成績。他在即位初太平興國年間，為顯示文治之功，命李昉等編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。在雍熙三年（九八六），《文苑英華》修成，四年（九八七）修《神農普救方》一千卷。淳化三年（九九二）修《太平聖濟方》一百卷。宋太宗在這方面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，探究其深層的心理原因，乃是急欲在世人面前樹立一個儒雅仁德的君王形象。淳化三年刊刻《淳化閣帖》不外乎出於同樣目的。

宋太宗本人書法並不高明，而史籍偏多溢美之辭。宋朱長文《墨池編》卷三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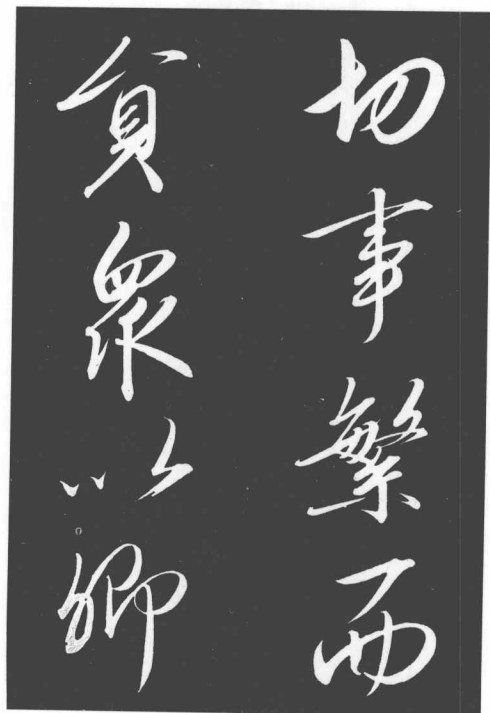
太宗方在躍淵，留神墨妙，斷行片簡已為時人所寶。及既即位，區內砥平，朝廷燕寧，萬機之暇，手不釋卷。學書至於夜分，而夙興如常。以生知之敏識而繼博學之不倦，巧倍前古，體兼數妙，英氣奇采，飛動超舉，聖神絕藝，無得而名焉。帝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，而草書冠絕。

吹捧到無以復加。朱長文作為大宋子民拍皇帝馬屁，實在不能當真。米芾說：「太宗真造八法，草入三昧，行書無對，飛白入神。」黃庭堅說：「熙陵妙盡八法，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。」同樣當不得真。據王應麟《玉海》卷廿七載：「（龍圖閣）閣上藏太宗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……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冊。」現在幾無留存。如果宋太宗書法確有藝術價值，情況決不至此。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卷六一針見血地指出「（宋太宗書）但短風韻耳。」在《絳帖》、《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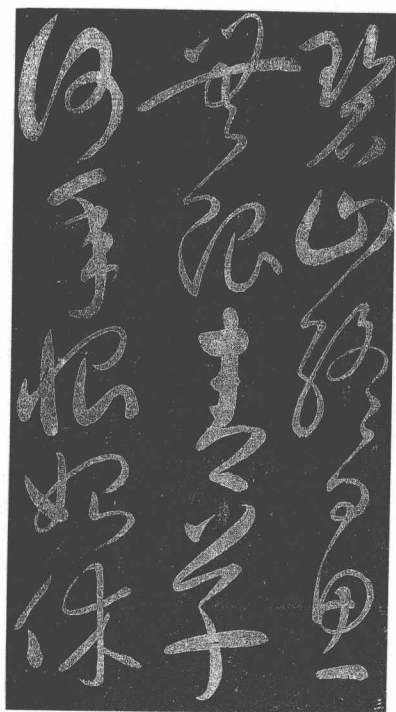
《希堂法帖》中可見到宋太宗書法，談不上藝術，蹟類普通的「老幹部書法」，與宋徽宗趙佶的書法有霄壤之別，也比不上宋高宗趙構。以宋太宗這樣低劣的藝術水準來看《淳化閣帖》，當然不會發現有什麼問題，甚至還覺得非常滿意。其實，藝術眼光的高低祇是一個方面，《淳化閣帖》這樣的文化工程充其量不過是宋太宗好大喜功的一個「成果」，一種文化粉飾的「形象工程」罷了。難道我們當真指望他來發揚傳統文化嗎？（圖三、四）

宋太宗所信任依靠的王著，是《淳化閣帖》的主持編刊者。王著，《宋史》卷二九六有傳：「王著字知微……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。……著善攻書，筆蹟甚媚，頗有家法。」宋江少虞《宋朝事實類苑》卷五十引《楊文公談苑》：「翰林學士院，自五代以來，兵難相繼，待詔罕習王書，以院體相傳，字勢輕弱，筆體無法，凡詔令刻碑，皆不足觀。太宗留心筆札，即位之後，募求善書，許自言於公車。置御書院，首得蜀人王著，以士人任簿尉，即召為御書院祇候，遷翰林侍書。著善草隸，獨步一時，時智永禪師《真草千字文》，缺數百字，著補之，刻石，但見形範，而無神妙，世亦寶重之。」所謂「甚媚」、「無神妙」，可見王著書法軟弱無骨力之病。

王著書法今已無傳，楊仁愷《國寶浮沉錄》第八章《〈佚目〉書畫總目簡注》中《王著〈千文〉》項下，稱「據當時留



圖三 宋太宗書（《三希堂法帖》第六冊）



圖四 宋太宗書（《絳帖》）

長春之于蓮客所云，原件已毀。清吳昇《大觀錄》中有周越跋文：「而著書雖豐妍熟，終慚踈慢。及是御前，莫遑下筆。著本臨學右軍行法，爾後浸成院體。今之書詔，蓋著之源流。」評王著書「踈慢」、「院體」，從《淳化閣帖》中王著書帖目題簽可得到印證。

黃庭堅說：「若使胸中有數千卷，不隨在俗碌碌，則書不病韻，自勝李西臺、林和靖矣。蓋美而病韻者王著，勁而病韻者周越，皆渠儂胸次之罪，非學者不盡功也。」（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卷廿九）書法藝術最重氣韻，魏晉書法之高，二王書法之不可及，正在一個「韻」字，而王著書法恰恰缺「韻」，拘謹踈慢，扭捏作態唯恐失步，宜其如轅下駒，決無瀟灑出塵之概。王著受學識的局限，編刻《淳化閣帖》時不辨真偽，莫識美惡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
關於《淳化閣帖》材料的來源，上文述及的南唐叢帖為其一。南唐、吳越亡國，所藏法書名畫也歸入宋內府。《宋史》南唐世家載：「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，召煜及劉鋹，令縱觀。謂煜曰：聞卿在江南好讀書，此簡策多卿之舊物。」此外，為廣泛收取前人墨蹟，采用官方搜集求購於民間的途徑。「太平興國二年」荆湖獻晉張芝草書及韓幹畫馬三本……（六年）鎮國軍節度使錢惟演以鍾繇、王羲之、唐明皇墨蹟凡七軸獻。八年，秘書監錢昱又獻鍾繇、王羲之墨蹟凡八軸……（雍熙二年三月殿直潘昭慶以褚遂良、歐陽詢、虞世南墨蹟三十本來獻。」（《宋會要》〈崇儒〉）趙孟頫說：「宋興，太宗皇帝以文治，制詔有司以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，甚者或賞以官。」（《松雪齋文集》〈閣帖跋〉）宋郭若虛《圖畫見聞志》、王應麟《玉海》對此都有相當具體的記載。

不管是皇家內府所藏，還是求之於民間，這些墨蹟中都雜有偽書、做書。

曾宏父《石刻鋪敘》卷下：「太宗削平僭偽，四方圖籍悉輸御府。江南文物素盛，藏蓄前代遺墨雖富，然雜以做帖。」又曰：「蓋其源得自江左，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賢語以意成之，非臨非摹，是謂做帖，藏之秘閣凡數匣。」（《石刻鋪敘》卷上）黃伯思《東觀餘論》說：「此卷偽帖過半，自庾翼後一帖（首云已向季春）等十七家皆一手書，而韻俗筆弱，濫廁諸名蹟間。始予觀之，但知其偽而未審其所從來。及備員秘館，因彙次御府圖籍，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，每卷題云『做書第若干』，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皆在焉。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。」（《跋秘閣第三卷法帖後》）《淳化閣帖》為人詬病，偽書、做書是其中最為嚴重的問題。